

聚龙湖

吴洪长



夏日纳凉

□崔寿伟

我打开空调一天了,吹出的风越来越像是热风,坐在屋里,骨缝里都黏糊糊的。空调遥控器上,数字一减再减,风往屋外扑,皮肤表面是凉的,心烦意乱的感觉却吹不掉。这个时候,老想着翻翻古诗,看古人那时候,没有电风扇也没有空调的日子怎么熬过来的三伏天。

读着读着就发现,他们根本不“熬”。

杨万里写过一首《闲居初夏午睡起·其二》,里头有两句特别有意思:“戏掬清泉洒蕉叶,儿童误认雨声来。”热得不行,就去池子边,用手捧起泉水,往芭蕉叶上一洒。小孩听见哗啦的声响,以为是下雨了。古人似乎天生就会把苦夏变成一场小小的游戏。他们不去跟热较劲,也不急着躲,而是顺手拿起身边的什么,泉水也好,蒲扇也罢,甚至只是一片荷叶,就能自得其乐。

还有白居易,他更直接。有一年夏天去拜访恒寂禅师,见禅师独自坐在闷热的禅房里,他忍不住问:师父,这里这么热,怎么不找个凉快的地方?禅师淡淡回了一句:“可是吾心未动,热又何妨?”白居易当下就悟了,写了一首诗:“人人避暑走如狂,独有禅师不出房。可是禅房无热到,但能心静即身凉。”

心静自然凉。这话谁都会说,可真坐在闷热的屋子里,汗顺着脖子淌,哪还静得下来?但仔细想想,空调的冷风之所以驱不散心底的烦躁,大概就是因为心没静下来。人一边吹着冷风,一边刷着手机,看着这个世界的七荤八素——朋友圈里谁又去了海边度假,短视频里谁又在抱怨高温,新闻里某某地方热出了新纪录。心神是散的,是往外跑的,冷风再凉,也灌不进那颗东张西望的心。静,不是环境的事,是自己的事。

其实古人早就把道理说透了。苏轼被贬黄州,夏日湿热难耐,他却写道:“殷勤昨夜三更雨,又得浮生一日凉。”一场夜雨,就能让他觉得这一天都凉快了。不是雨有多大,是他肯为这一场雨停下来,认认真真地感受那份凉。我们缺的,不就是这份“认真”吗?

于是学着古人的样子,关上空调,推开门,走到阳台上。拉开门的瞬间,一股温热的风扑过来,带着楼下草木的气息,还有远处

不知谁家炒菜的油烟味。晚风算不上凉,但比屋里的冷风舒服得多,至少它是活的,是会动的。搬一把竹椅坐下来,什么也不干,就看天上的云慢慢移。今晚的云不多,薄薄几片,被月亮照得发亮,像被水洗过的旧棉絮。楼下的树丛里,蝉有一声没一声地叫,不像白天那样声嘶力竭,倒像是累了,懒懒地哼几句。远处有小孩子的笑声传过来,湿漉漉的,大概是哪个小区的游泳池还没关门。

我就这么坐着,不看手机,不着急,不赶路。茶凉了,也懒得去续。忽然发现,当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,身体反而开始工作了。

汗从后背慢慢渗出来,顺着脊沟往下淌,不黏,也不难受,反倒像是身体在排掉什么多余的东西。一阵风吹过来,汗就收了,皮肤上留下一层薄薄的凉。你开始听见很多平时听不见的声音:楼上有人拖动椅子,吱呀一声;楼下花圃里有虫子在叫,细细的,像拉二胡;远处马路上偶尔开过一辆车,轮胎碾过路面的声音,拉得很长很长。

忽然觉得,这才是夏天应该有的样子。不用刻意去找什么清凉的地方,也不用非逼着自己心静。你只是坐下来,让时间慢下来,凉意就自己来了。

古人藏在诗里的秘密,说破了也简单:他们不把夏天当成敌人,不急着想战胜它,而是学会和它共存。热就热点,出汗就出汗,该纳凉纳凉,该喝茶喝茶。你看范成大写的:“昼出耘田夜绩麻,村庄儿女各当家。”大热天的,该下地还是下地,该纺线还是纺线,日子照过,汗照流,反倒是这份从容,让人觉得没那么热了。还有白居易的另一首《消暑》:“何以消烦暑,端坐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。”你看,端坐着,院子里什么都没有,就等窗下那一缕清风。他不急,风就来了。

今晚的我,坐在阳台上,没有空调,也没有蒲扇,就一盏凉透了的茶,一阵若有若无的风,几声断断续续的蝉鸣。身子还是微微出汗的,心里却觉得舒爽。想起古人说的“心静身即凉”,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。不是身体真的凉了,是心不闹了,热就变得可以忍受了,甚至还有点可爱。

原来,夏日纳凉,纳的不是风,不是冷气,是一颗肯静下来的心。这颗心一静,哪怕周身是热浪,你也能从里头,摸到一丝清欢。

动人的回响曲

□樊春华

天刚蒙蒙亮,白驹街上挑水工陈小三便已挑着两只木桶出门了。沿着陈家巷的石板路,陈小三一步一步走向巷头河边的石码头。桑木扁担在肩上微微颤动,两端的木桶随着步伐轻轻晃荡,担子发出“吱呀吱呀”的声响。

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,这声响便成为我心灵深处最清晰的印记。因为家住串场河边,我每天都是被这“吱呀吱呀”的声响唤醒的。陈小三将水送到驻集镇的公社食堂、供销社、各家小饭馆,一担担水承载着一家人的生计,也承载着整条河流的馈赠。每天上午三十担左右完工,由此产生的工钱,对于他个人而言,已足够在这方水土上安身立命。那是物质还不丰富的年代里,一个劳动者用肩膀和汗水换来的尊严。及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,商业部门将每担水的价格适当调高。他相对稳定的挑水收入,在当时的白驹街上,已经足以让一个家庭维持温饱。直至后期,镇上深井自来水建成送水,六十多岁的陈小三才终于放下那副磨得发亮的扁担。

街上的挑水工可不止是陈小三一个人。记忆中最起码还有三四个,他们共同构成了那个年代白驹镇最不可或缺的风景线。老吕头,一个沉默寡言却手脚麻利的老汉,专门替街上的几个茶水炉子挑水。每个茶水炉子每天十来担水,那是灌满一瓶瓶开水、温暖一个个寒冬的源泉。还有专帮浴室挑水的老张二,每天几十担水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。浴室里氤氲的水汽中,浸润着老张二的汗水,也浸润着串场河的慷慨。

挑水工扁担挑起的,哪里仅仅是几十担水?那分明是串场河对一个时代的深情哺育。要知道,不管是吃的水还是用的水,它都来自串场河。这条河,是白驹镇的血脉,而这些挑水工,便是血脉中奔流的红细胞,默默无闻,却至关重要。

串场河给予我们的,远不止于生存必需的水源。她还

是孩子们的乐园,是少年时代最恣肆的欢场。

我家住在串场河边,推开门便是她的怀抱。我们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,是老剧场南侧那“拉拉渡”一带。夏天一到,河心便挤满了游泳的人,但总是孩子们居多。码头的青石板被无数双赤脚踩踏、打磨得光滑如镜。光着脚丫,踩着那片沁凉的青石板,一个猛子扎进水里,溅起朵朵水花,那是童年最畅快的释放。渡船往来,船夫哼着淮剧小调,那婉转悠扬的声腔在河面上飘荡,与拉索声、水声交织在一起,在河面上划出一道道波纹,也划出一幅幅流动的市井画卷。

这些热闹场景,如今都成了消失在岁月里的温暖故事。自来水管中流淌的清水,早已替代了挑水工的扁担。那“吱呀吱呀”的声响,已成为串场河动人的回响曲。“拉拉渡”原址上一桥飞架,来来往往的汽车喇叭声,掩盖了淮剧小调的悠扬;那些孩子们的欢笑,那些船夫的哼唱,都已沉淀在串场河的河床里,化作了这条母亲河最深厚的文化积淀。

我家住在串场河边,这是我一生最引以为傲的出身。这条河给予我的,不仅是生命必需的水源,更是精神的滋养与灵魂的栖居之所。站在河边,望着正在清淤的船儿慢慢走过,耳边似乎又响起了那“吱呀吱呀”的回响曲。那曲子,穿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,至今仍在河畔回荡,成为串场河最质朴、最深沉、最动人的晨钟暮鼓。

串场河,哺育了两岸百姓世世代代的母亲河,如今水面更加清澈,水质愈是甘甜,凡被它拥抱过的土地,都已渐成米粮仓;河岸修起了生态步道,晚间的灯光如星河落地,岸更绿、景更美。我感恩这条河,感恩她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了我的童年,感恩她用宽广的胸怀包容了我的成长,感恩她将一方水土的灵气与厚重,化作我血脉中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。